

亲近经典 · 世界文学馆 · 名家名译本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李玉民 译

王蒙 推荐
朱永新 推荐
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
李玉民倾情翻译

世界名著丛书

作者：[法]维克多·雨果 译者：李玉民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李玉民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著 ; 李玉民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1
(亲近经典·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594-1344-4

I. ①巴… II. ①维…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863号

巴黎圣母院

原 著 维克多·雨果
译 者 李玉民
出 版 人 黄小初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广东盈润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95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1344-4
定 价 4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亲近经典丛书编委

总顾问：王蒙 总主编：朱永新 聂震宁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帆 王逢振 叶廷芳 白桦 朱永新 刘文飞 刘敬圻
李文俊 吴文智 汪正球 陈众议 柳鸣九 聂震宁 倪培耕
徐公持 徐雁 郭宏安 黄天骥 黄国荣 董乃斌 熊江平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钟山》杂志特聘副主编，《文学评论》丛刊副主编。

王逢振：长期从事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国际美国研究会（IASA）常务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和英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叶廷芳：诗人，作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

白桦：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刘文飞：主要学术专长是俄语文学，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现任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研究室副主任。2014年9月6日，获得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

刘敬圻：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代文学专家，荣获教育部首届百名“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撰有《困惑的明清小说》《南宋词史》（合著）、《吴梦窗词传》等著作，又主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李文俊：著名翻译家。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

吴文智：笔名兆彬，《江苏外语教学研究》主编，《翻译论坛》执行主编，江苏省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译协专家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从事翻译与翻译研究三十余年。

汪正球：现任韬奋书局总经理。翻译出版过《饶舌录》《禅海珍言》《禅诗三百首》《阴阳师》等十五种图书及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中短篇若干。

陈众议：主要学术专长是西班牙语文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柳鸣九：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倪培耕：著名翻译家，诗学理论家和文化学者。曾任《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至今。其间参与和组织了5个国家重大课题项目。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古代文学专家，曾任《文学遗产》主编20年。撰有《魏晋文学史》《浮华人生——西晋二十四友及其文学》《曹植年谱考证》等著作。

徐雁：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兼任国家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暨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等。

郭宏安：曾任新华通讯社对外部翻译。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黄天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代文学专家，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撰有《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中国戏曲史》（合著）、《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等著作，又主编《中国文学史·宋元分卷》。

黄国荣：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现任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影视代表作品有《兵谣》《沙场点兵》等。

董乃斌：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代文学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撰有《李商隐传》《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合著）等著作。

熊江平：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或参加人教社多套初中、高中、中师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总序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提倡读书的各种活动正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显然，我们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所企盼的全面小康，离不开文明，离不开阅读，离不开民智的开发与愚昧的消除。毛主席讲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将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邓小平讲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里包含着对于先进文化的追求。文化自信则是所有自信中最根本的自信。阅读的提倡，是“中国梦”的题中必有之义。

早在二十年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就提出，我国需要脱贫，同时需要脱愚。

脱愚需要多方面下手，其中不能无视的一条就是读书。因为书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荟萃，是智慧与品德的结晶，是精神遗产的大成，是人类发展自身的精神品质精神能力，提高自身精神境界，改善自身精神面貌的必由之路。当然，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人需要总结实践经验，需要融会贯通，需要实事求是，需要通情达理，需要以世界为师，以自然为师，以人民为师。同时，你仍然找不到比读书更重要更切近更普及的走上智慧与文明的入口。

我常常被青少年问及有意欲向他们推荐的书目。尤其在这个信

息爆炸，新媒体正在便捷舒适轻松海量、平面地与碎片化地整日提供真伪莫辨、优劣难分的年代，在人们日益以浏览手机屏幕代替郑重阅读，在涌现出大量人云亦云的“万事通”的年代，我们更要回归经典，补上经典，补上那些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的考验，确已证明了它的价值与不朽的经典书籍。

太好了，出色的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与优秀的作家、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挑起了为青少年造福、为阅读烛照、为未来奠基的大梁。他们策划的书目，繁简合度，雅俗适当，中外兼顾，古今通达，而且本本都是久经考验、充实精到的上品，是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花朵与骄傲。它们首先是适合青少年阅读，同时也适合全民提高上进。有这样一个书单和没有这样一个书单，显示了知性的程度；出这样一批书与不出这样一批书，显示了出版的眼光；读还是没有读过这样的书目，也标志了国人阅读与文明的水平。正像我提出过“吐槽”《红楼梦》是中国的“网耻”一样，朱、聂二位的贡献则是中国文化建设不可不书的一笔。我为之欢呼，我为之推荐，首先我自己也要从中补课！岂止要亲近经典，更要通经用典，呈现一个更文明更智慧更有魅力的伟大中华！

王 蒙

2017年5月6日于北京

前言

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已经走过了十一年的历程。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青少年的阅读（尤其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全民阅读能否取得好的成效，首先在于读什么样的书；而对于青少年，读什么样的书更是影响他们成长的根本问题。为此，我们从青少年阅读实际出发，结合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主编了这套“亲近经典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书能给青少年朋友们，以及中小学教师、广大学生家长在阅读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

本丛书称为“亲近经典”，意在拉近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与广大青少年读者的距离，激发青少年的阅读乐趣与热情，让读者对经典不是敬而远之，更不是束之高阁，而是敬而亲之、亲而读之，让经典图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好朋友，一生的好伙伴。

青少年阅读的关键是提升阅读品质，提升阅读品质的关键是多读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积淀，阅读经典作品是提升阅读品质的必由之路。《隋书·经籍志》说，经典是“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对于每一位读者朋友而言，虽然并不能

从每一部经典作品中都能获得如此深邃宏阔的效果，然而，与许多经典作品亲近相伴，总会有心灵震撼、学识增添、视野开阔、思维深化的感受，阅读品质必定提升，阅读效果必定丰厚，人生成长将获得无尽的文化滋养和智慧之光。

本丛书由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总顾问并撰写总序。主编者会同陈众议、徐公持、倪培耕等文学界、教育界和翻译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反复研讨筛选书目。我们力求中外兼顾、古今通达、繁简合度、雅俗适当。所选书目都应当是历史长河检验过的人类智慧的结晶，本本都是经典。

译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外国名著译本质量的优劣。我们高度重视本丛书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质量，入选外国名著的翻译均为我国从事相关文学研究的权威专家。如《小王子》即由获得中国社科院终身荣誉称号的法语翻译权威柳鸣九先生翻译，《泰戈尔诗选》由著名作家冰心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著名俄语翻译家吴兴勇先生翻译。总之，每部汉译外国名著，都是权威翻译家的心血之作，足以让读者朋友深刻体会到经典作品的思想真意和文学之美。

朱永新 聂震宁

2017年5月16日

译序

并立的两座丰碑

雨果出入人世二百余年，被誉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戏剧家、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散文家、伟大的批评家，等等，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盖雨果的整体。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我倒认为思考者（思想家）或许堪当此任。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常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诗文，一字一句，一段一章，无不浸透了思考。而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过程，换言之，这三部长篇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

雨果由《巴黎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1866）重彩结幕，历时三十余年，才算完成“人类命运三部曲”。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三部曲分别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来演绎沉重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即有

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的命数、自然(事物)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是人类既需要又与之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人生的神秘苦难”的根源。

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根溯源,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永恒性主题。因此,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杰作,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但是,《悲惨世界》从酝酿到出版,延宕三十余年。而《巴黎圣母院》的创作虽小有波折,时逢七月革命,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一气呵成,显示出了他的天才与勤奋。

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建筑,一开始酝酿,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

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它不再是罗曼式的,但也不是哥特式教堂,因而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1831年,《巴黎圣母院》一经出版,它又成为文学的丰碑了。于是,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两座丰碑并肩而立,再也分不开了。

有了这部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不仅多了几分风采,还增添了一颗灵魂。

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都各具风采,有的甚至显得还要宏伟高大,还要华丽美观;但笔者总是将它们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唯独见到巴黎圣母院时,哪怕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哪怕只是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丽影,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有种异样的感觉,

脑海里重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

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好的一对；另外还有一副目光在追随着姑娘，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淫荡而凶狠，那是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

广场上一片火光，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开始攻打圣母院；可是，卡西魔多不知是友，误以为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在熊熊的火光中，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纷纷助战……

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场面，演绎着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以天神巨人的身躯，投入到人世间这场大混战中。

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而人同教会势力、同狭隘思想相抗争，便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这些悲剧组成的15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通过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作，从湮没的久远年代，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

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在瓦尔特·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风景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实现了。

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具有15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都可以用“奇异”两个字来概括。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

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希魔多的复仇与殉情这些场面，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有的也同样惊心动魄，甚至催人泪下。

书中人物虽然生活在15世纪，一个个却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希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的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不过，书中最奇异的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她既衰老又年轻，既突兀又神秘；她是卡希魔多的摇篮和母亲，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所有教堂，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

雨果由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在人世八十三年。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同自动送葬的两百万民众的“雨果万岁”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一声声的钟鸣，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还隐隐含有遗憾。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南岸，安葬到先贤祠，她心中何尝不在想：“雨果啊雨果，葬在先贤祠固然是一种殊荣，但是，你在我这里长眠，才真正死得其所！”

李玉民

2004年3月18日

作者原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①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由于岁月侵蚀而发黑，深深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笔势，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的人写下的。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尤令作者凛然心惊。

作者思索再三，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才肯离开人世。

后来，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哪种原因已难知晓），字迹消失了。须知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的宏伟教堂，无不遭受这种待遇。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四面八方都来破坏。神父要粉刷，建

① 希腊文，“命运”。

筑师要打磨；老百姓则蜂拥而至，干脆拆毁，夷为平地。

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如缕的追怀了。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

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1831年2月

勘定本说明

此前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新”章节，“新”字说法有误，应当说“未曾面世的章节”。因为新者，一般理解为“新写的”，而本版增加的几章并非“新写的”。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始于同一时期，源于同一思想，始终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况且，作者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必然是同时产生的，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所谓戏剧或小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由多少部分构成，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这种性质的一些作品，动笔就应当一气呵成，既成定型，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则势必貌离神异。事情一旦告成，就不要改变初衷，不要再补缀修饰了。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立时便能确认并宣布出来。同样，犹如婴儿面世，一旦发出呱呱之声，婴儿就算出生了，就算入世了，生成什么模样，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生死由他吧。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只能认了。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您的

这棵树长节弯曲吗？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您的小说病势危殆，活不成了吗？您不能起死回生，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请相信我，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

因此，笔者特别关照读者，这里增补的三章，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巴黎圣母院》前几版没有收录，原因很简单，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要么重写，要么舍弃。笔者当时考虑，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纵然缺略，也无关宏旨，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唯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于是，作者决定照样付印。还有一层，不妨供认不讳，作者未免懒惰，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他望而却步，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

如今，这三章又物归原主，他就不失时机，让它们复归原位了。

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创作的样子，好还是坏，长久还是短命，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原样奉献。

自不待言，有些人认为，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他们自视甚高，却在《巴黎圣母院》中仅仅追求戏剧性，仅仅追求故事情节。然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不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还饶有兴趣地——恕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这一版补足了遗缺的几章，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一部《巴黎圣母院》，假如值得，也就补充完整了。

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不幸的是，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不过，他也

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后代人身上：我们在工作室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种子已然撒进犁沟，将来必定丰收。作者唯一的担心——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①，建筑艺术这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曾是艺术的最佳土壤，如今恐怕元气耗尽了。

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可以说前途无量，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教员都非常可鄙，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甚至完全南辕北辙，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同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正相反，心里想着做双耳尖底瓮，偏偏做出罐子来。轮盘转，罐子现。^②

然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如果有可能，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作者在此声明，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这正是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

《巴黎圣母院》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作者甘当此任，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高声揭发种种亵渎、毁坏和玷污的行为。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他责无旁贷，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反复强调。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因为，中世纪的

① 出版时调整，详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贺拉斯的《诗艺》，意为教师本领平平，只能教学生做瓦罐，而学生更高明，做出双耳尖底瓮。